丹崖集

丹崖集巻之五

會稽唐肅處敬著

記

皇岡書院無垢先生祠堂記

凡天下名書院者有祠以祠先賢有教以教後學國朝制也然先賢之得祠者或以鄉於斯也或以仕於斯也或以隱學於斯也或以闡教於斯也鄉於斯者非有德弗祠仕於斯者非有功弗祠隱學於斯者非道成於己弗祠闡教於斯者非化及於人弗祠此又立制之詳也我皇岡書院始以為賈氏義塾至正十

八年行中書聞于朝得賜今額太史氏危公記之詳矣二十三年杭府以書院遠郡治且闕教官命知海寧州茅君提調之君屬汪庶曰書院非義塾比有教而無所祠不可乃閱州之志書得故宋無垢先生張氏寔鄉於斯而有德者在制為宜祠遂言於守復勸賈氏構之以成其初志迨完肅忝鄉薦來為書院山長遂俾肅記之肅謹按宋史徵先生之宜祠者有五故不讓而記焉先生諱九成字子韶其先開封人大父徙錢唐因占籍鹽官即今海寧此先生之鄉之所在其宜祠一也年十四遊京師從龜山楊先生學龜

山程門高弟故先生學有源本於經傳多所訓釋而
孟子書尤究心焉此先生之德本於知道者其宜祠
二也高宗將策進士詔考官取直言高等先生對策
其畧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陛下以剛大爲
心毋爲驚憂自沮夫好戰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
不服必亡今皆有焉劉豫背叛君親委身夷狄黠雛
經營有同兒戲何足道哉且閭巷小人皆知有父兄
妻子之樂陛下貴爲天子冬不得温夏不得凊昏無
所定晨無所省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高宗覽
之感悚擢寘其第一後侍經筵講春秋日有食之謂當

祥本人君心術四序平百穀登此善念之形見也惡孽之氣一萌於中則妖孽隨之故爲國君之要在正其心高宗聳然曰當爲卿戒之此先生之德見於王君者其宜祠三也初遊京師時權貴者致幣謂肯從吾遊當薦之館閣先生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爲貴遊客耶及首授鎭東軍簽刑判民有犯鹽禁者提刑張宗臣欲捕數十人先生爭之宗臣謂之曰左相旨先生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將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乎宗臣怒先生即投劾歸教授於家趙鼎以先生薦著作佐郎累遷宗正少卿權禮部刑部侍郎

秦檜主與議和先生謂鼎泊金寔厭兵而張虛聲以撼我因言十事彼能從吾則與之和必使權在朝廷鼎既罷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先生謂某非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茍安耳檜曰朝廷須優游委曲先生又答以未有枉己而能直人者以故終為檜所斥此先生之德見於持身者其宜祠四也其在刑部也法寺以具獄上先生閱始末知其冤郎平反之抵理官罪朝廷議賞先生曰寘人以罰而已幸賞可乎辭之其斥守郡州也始至廩帑空匱僚屬請督酒租宿負苗絹未輸者先生曰縱未能惠民其敢困民耶錄是

以賦期後入落職此先生之德見於為政者其宜祠五也嗚呼先生學足以知道義足以正君持身足以遠邪為政足以恤民不幸高宗為奸檜府禁不能用其言而使何鑄詹大方輩得以群吠之而逐居南安者十有四年雖一旦起知永嘉於檜死之後而先生旋以目疾丐祠去去而告老矣可勝惜哉雖然於先生之德固無損也百載之下聞先生者莫不感慕而興起況數其鄉若茅君生其鄉若賈氏忝教其鄉若肅者乎宜是祠之作君倡之賈成之而肅記之也抑書院之制所以有教有祠者非祠自祠教自教也蓋教

所以成德以為後學之表則祠亦為教設明矣後來者尚考斯文而謹其所職云先生卒後封太師贈崇國公謚文忠學者稱之曰無垢先生又曰橫浦先生

汗竹巢記

巢吾廬也汗竹吾書也合書於廬故名汗竹之巢或疑而問曰子以書為巢而居乎以廬為巢而有其書乎以爾書構而之巢乎余畣曰皆可也以廬為巢而有其書則以吾巢容吾書矣以書為巢而居則以吾書構吾巢矣然則胡為乎皆可吁若知茅茨而圭竇者非吾廬乎簡而編常而貫者非吾書乎書寔乎廬

之中廬包乎書之外曰以廬爲巢而有其書可也曰以吾巢容吾書可也此固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然吾於書非閣焉而止也非誦焉而止也聦聖人之墻而求其宮登聖人之堂而造其奥仁義以積其基禮智以闢其牖户渴將飲乎德潤飢將味乎道腴居焉息焉出焉入焉以事育乎父母妻子貧富賤貴將終身而弗舍是則曰以書爲巢而居可也曰以吾書搆吾巢可也故廬可無也書不可無也廬而無也則風雨不蔽風雨不蔽則傷其軀而已書而無焉則道不明道不明則至失其心而戕其身然則廬非吾巢而汗

竹識吾巢矣此莫若所知哉或者退因筆之以記吾巢

處闔閣記

陶唐子生不直時志不偶俗學不榮親交不得衆文不得致譽力不足勝彊恒產不足仰事而頫育居越之陋巷且三十年起至一室以處自猗衣褐食蔬怡怡然若被華服若享鼎食食已而誦誦休而歌歌曰處乎處乎勿脂我與勿秣我駒勿外我室廬勿損我父母妻子而從人于塗或聞而詢曰仲尼周末汲汲四方三月無君府志皇皇孟氏戰國歷干齊梁越曾

適鄙異道之行固未嘗齊許匹巢銷嵩鄙稷契身以
買名遁世以滅跡予不是焉是宗乃設與接輿荷蕢
者比肩踵武不亦戾道乎陶唐子歎曰夫君子靜以
脩身動以順天勿後　易復之九二復
道坦坦以養其施也大一　不羸以發其
守也彼之小狐汔濟尾不　虞徒陷林莽
夫何不為後悔之圖然吾處其所當處亦將不處其
不當處也鳥夕處于林詰朝則翺翺然翔以聲亟寒
處于宄春則蟄蟄焉與以孳子是之不知何以語乎
道客喜而謝曰子之處其出之幾乎維時剝極將復

泰生於否吾知處之亦不終處矣

三蜀山書舍記

自天啟文治盜弄五兵者殖受艸蔓幾遍齊州一時才傑之士殫其智力於是靡然韜兵籍而度孫吳師宗儀秦背遠雄孔左顧右仰以求容于俗一有據仁義之說者咸目為迂濶寒餓死而莫顧噫君子之道窮矣使有一士焉衆蕕而獨薰衆華而獨素衆雕而獨撲衆譟而獨默衆表襮而獨括藏衆挈挈狂鶩而獨亢乎然若無趾衆潰潰沓污而獨介乎若不情于山之麓水之涯迺構迺營以誦以弦匪帝訓王禮不習

諸溫不服之膚藥易之玄與詩之菁揭春秋之衮將養其體需時而用完其樸俟賈而售阨於時不阨於道窮於身不窮於心怡怡焉充充焉自足而無悶則夫人之者視彼孰優劣哉然今信有之乎若吾友鄭郡徐子之居蜀山書舍者其人也吾才不逮徐子識不逮徐子而顧隱之志則亦庶幾乎徐子行將橐書緩劍問津震澤之南而卜鄰焉徐子幸無絕我

南齊華孝子祠堂記

至正二十三年肅旅居吳門晉陵之士華以遇過而請曰晞顏之遠祖諱寶者在南齊時與同郡薛天生

劉懐龍皆以孝行著稱故吾里惠山舊有三賢祠廢於宋季復於今茲亦初有進士永嘉高明所為碑文吾先公則又於龍亭府君別樹屋以承先祀而江浙行省左丞周公書其門曰南齊華孝子祠堂丁酉之變龍亭惠山兩祠俱為瓦礫晞顏奉先人顛連竄伏五年于外暨獲歸桑梓則先人已棄諸孤而即世矣晞顏痛惟故業之未復其所當先者莫此若爰即舊址而營構之茲幸完矣敢求記其歲月庶幾晞顏生得躬祭奠死得見先人於地下且俾後之人知所以繼述也肅聞之而矍然興曰以思其賢乎碩肅淺於

文辭何足記此明年春以書復來請益堅辭益弗獲乃執筆以記焉按李延壽傳孝子事孝子晉陵無錫人生晉末父豪為兵當戍長安孝子時年八歲父行謂曰須我歸冠汝既而長安陷父沒孝子至七十不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後終於齊建元間嘗詔表其門閭云蓋長安於晉末屬後秦姚泓義熙十三年劉裕率諸將先之裕留子義真居守而以王鎮惡沈田子等為輔繼為夏主赫連勃勃所寇孝子之父死是難亦可謂殞於忠矣而孝子又操獨行若此是歷晉而宋歷宋而齊竟總角以老不求於亂世吾以

為孝子非特不忍死其父而且知出處之大義宜其支裔蕃永蒸嘗靡絶至以愚益能勤於追遠與既墜而勸將來者炳炳知也嗚呼孝子之孝固矣今以愚續先人之志而祠孝子則又以愚之孝也以以愚之孝廷之於後則一門之孝子將不匱矣是不可以不記肅所惜者三賢之中惟華氏之後有人而劉薛之族無聞于今故其祠事遂廢不振向華之幸而劉薛之不幸歟雖然三賢之名豈以祠之存亡而有傳不傳之異特為世教計則宜致意於斯耳牧是邦者攷地志訪前脩必有能為後彼二子念者吾尚俟之

族譜記

唐姓本出陶唐氏或曰周封叔虞于唐子孫因姓焉既散滿天下吾家世居東安東安今為抗屬邑曰新城由十世以上時遠代移中罹兵火譜乘散亡漻不可究故以八府君諱彥之考祀為始祖而府君之子析為三支季諱與良吾支所自出與三子季諱本宋紹興間為大理評事於時有聲後累世力田隱德不干爵祿家門孝弟鄉里視如閥閱高祖諱璠為萬五府君有子四末諱文富宋末徙居淛東仕國初紹興廣豐庫官子孫蕃衍遂為越人其同為萬五府君後

者惟吾父早失府親亦從伯父仲一府君徙焉自是
八十餘年東西族屬音問漸踈昆弟伯叔不待再從
而知名識面已罕邇年淮楚搆兵蔓延滋廣居西者
流離竄棄殆無孑遺或死于饑或隕于鋒鏑向之屋
廬環堵夷為瓦礫墳塚畎畝鞠為荆榛吾居東者雖
遠不千里而道路險絕不得一往者視悲夫惟我族
父㝢翁常翁慮夫世運變乖存亡不測宗系之稽閼
而未備後世將無以考之遂俾其事於肅而肅敬奉
命焉嗚呼木之本泉之原人之稱祖一也求泉與木
而舍原本可乎抑然世之恒人往往求託顯族而棄

其先祖否則妄加名爵以矜耀鄙俗子欲崇韜我乎
回謝不領茲屬譜成謹識叔父及肅之意於末簡庶
幾吾黨與子孫益自強於樹立毋貽前人之羞云至
正戊戌秋八月吉日嗣孫肅百拜謹記

詠軒記

詠詠詩也軒其詠詩之所也詩之篇三百十有一影
矣而詠之一也詩之部分十五國風小大雅周魯之
頌別矣而詠之一也詩之情美也譏也其義賦也比
也興也殊且襍矣而詠之亦一也何也詠非徒詠而
已也詠永言也發於心形於言言不足也而嗟歎之

嗟歎不足也而詠歌之詩之人詠歌乎千百載之上吾則詠歌其詠歌乎千百載之下可興也可觀也可群可怨也多識也近事父而遠事君也詩之用也詠則斯得之矣夫婦之所以經也孝敬之所以成也人倫之所以厚也教化之所以美也風俗之所以移也天地之所以感也鬼神之所以可動也詩之効也詠則思惟之矣使徒曰斯詩也民俗之謡也斯詩也朝廷之所作也斯詩也郊廟之奏以享也覽焉而弗詠詠焉而弗獲夫豈知詩者代此詠軒之作君子嘉其所以詠而喜談之也或曰軒之詠止三百篇乎抑及

後之詩乎曰後三百篇無詩也合乎三百篇者寡也苟與合焉斯詠之矣或曰三百篇詠矣後之合焉者亦詠矣詩可自為而自詠之乎曰自為而自詠之亦求合三百篇可也苟為焉而合合焉而詠斯軒固弗禁也主斯軒者海昌賈默記之者會稽唐肅也

壺裏乾坤圖記

龍虎山道士錢允中出遊金華洞天方方壺先生為作山水畫贈之題曰壺裏乾坤允中道過會稽遇予玉笥峰下出圖以示且求識其左方予曰嘻此所謂壺裏乾坤者道家者流之言也夫一壺至小也可以

圍乾坤而有餘乾坤至大也可以內一壺而無礙斯
言也殆隱語而有所喻非壺公變幻小術之類之推
也蓋吾嘗思而得而人之心虛靈空洞廓乎有容其
壺之體乎太極陰陽五行萬物皆具于心其壺之所
以涵乾坤乎以一壺之小而涵乾坤之大則太極陰
陽五行萬物舉囿乎吾心而莫之遁況山水木石之
小小者乎方壺先生有得於此故其心與道俱知與
神通揮灑翰墨之際千態萬狀不假摹擬渾然天真
而超出乎丹青畦畛之外非特可以奴隸衆史而土
苴俗品雖道亦無乎不寓也允中之與先生其道同

其居同宜必有契於是謂徒以畫觀畫哉允中旦夕歸山中幸持吾言質諸先生以爲何如

荷鋤徑記

西墅先生歸自廬江之上將老于始寧先生爰即舊隱之西壍地可五十弓畦分而溝界之畦數五植蔬者四植藥草者一溝之上衡縱有徑徑可徒步不能容小車先生朝荷鋤出循畦以有事勌則息於徑取所携書箕坐而誦之日夕復荷鋤緣徑以歸率爲常或曰先生何樂乎是夫老者天地之所佚也先生年雖未老毛髮已衰行道之志或幾乎怠矣不爲自佚

計而耳自勞者何邪且沾手塗足非所以怡神觸陽
冒雨非所以養體先生可樂乎是先生赧然笑曰子
不知順天因地者庶人之職非力不食者君子之志
吾少有意於用世矣旣而弗克遂焉故知守吾志勤
吾職樂爲是而不勞也況蔬以侑食食淡則神清而
氣和樂可祛疾引年疾可祛年可引神常淸而氣常
和則吾佚老之具得乎天地者不已多乎或者喟然
而嘆曰先生其有道之士歟吾請日相從於荷鋤之
徑而爲先生役焉

鶴鳴軒記

浮丘公曰鶴仙人之騏驥也夫仙人者形神俱妙與
天同體輕清而上浮故能乘風以行御氣以游上下
乎列宿翱翔乎八極所謂無羽翰之形而有羽翰之
用者也果何藉夫鶴哉非藉夫鶴也蓋鶴與仙類相
從也鶴之因金氣乘火精以自養吐故以大喉納新
以脩頸非若仙之導引呼吸全精鍊形以保性命者
乎鶴七年而小變十六年而大變百六十年而變止
千六百年而形定與鸞鳳群非若仙之丹成骨蛻后
天不老而長生久視者乎仙與人類而超乎人人之
仙也鶴與羽族類而超乎羽族羽族之仙也非鶴亦

能爲仙人之騏驥非仙亦鳥能騏驥夫鶴乳天台高尊師學仙者也居瓊臺山中有畜鶴焉聞其鳴聲而悅之遂牓軒居曰鶴鳴而求記於丹崖居士嗚乎尊師其果悅夫鶴之鳴乎抑有得於鶴鳴之外乎果有得於鶴鳴之外則浮丘所謂騏驥者將可以鞭笞騰駕之乎呼子喬拉佐卿追逐乎丁令蘇耽之流於閬風縣圃上矣一室何足爲子居耶尊師驟然而不會居士因以人間書識其言於山石之壁

酒息記

予與客過虛室公公留觴焉予方病宿飲視酒有難

色公曰是不能歡也㪅𦶒子虗其中類烏腹然凾一撥烓升爲首尾命之曰酒鳬乃烓水盂中以一挾揚水令不定則置鳬水上任其轉旋而㡯止凡鳬所向者必觴之不貸由是坐客或飲或不飲或連飲或連不飲皆鳬之爲聽而不敢辭故予雖病亦露醉焉因謂公曰夫物有心者斯有好惡有好惡斯有德怨今鳬之司夫飲將有德之怨之者乎無也無心而已蒙莊曰虗舟所觸飄瓦所抵雖有褊心者不怒信哉公曰吾戲矣而子喻夫道不可以不記

丹崖集卷之五

會稽唐肅處敬著

序

送王子禎之京師序

京師天下之本也故天下之人欲求禮樂法度之正者必之京師欲聞文章論議之大者必之京師欲事王公大人之賢欲友豪傑忠厚博洽之士者必之京師欲覽山河之雄宮室之偉車馬戎兵之富疆倉庾府庫之殷積與夫百工技藝之精絕者必之京師蓋禮樂法度吾天子所恃以定尊卑別貴賤賞罰黜陟

綱紀乎天下者也文章論議吾天子所資以宣德澤飾皇猷猷可替否籌决得失於天下者也王公大人吾天子所託以為股肱而共任天下之責豪俊忠厚博洽之士吾天子之所養成儲蓄以足天下之用者也於山河宫室車馬戎兵倉庾府藏百工技藝又吾天子所以示形勝表四方嚴武重備食貨而利器用於天下者也令夫士之生窮陬僻鄉未至於通都大郡者其資識非不穎且慧也其研究典籍非不勤且詳也其所蘄詡顒望者非不遠且大也及至夫通都大郡則其所廣倍矣以通都大郡之所廣有倍於窮

陬僻鄉則蹂通都大郡而至於京師其所廣當如何哉南昌王子慎學成於其鄉出游韓魏齊魯吳越之區有年矣獨以未至京師為恨今將束書航大海不憚萬里之險窺龍光於燕雲縹緲間則吾所謂天下之人企望而思得之者王君將不一舉而獲乎雖然天下之人能至京師者多矣亦有徒至而不獲者矣而吾拳拳以君為必有獲者何也蓋以君異夫恒之人而有獲之之具也

平南二雅序

至正十有五年行中書左丞相達識帖木爾公承制

便宜來鎮江淛一年復省治二年淮人來蘇是杭蘇湖秀吳松之富越鄞台甌閩海之廣皆保而有之轉逆為順化危為安方地所數千里不淪於寇盜貢賦轉輸不絕於上國蓋為東南方之冠時有台士張宗起者以公之功宜文之歌詩播之筦弦使位大臣者有所勸乃作平南雅二篇一曰皇威二曰吳城皇威述命相之效吳城美淮人之服皆以鋪張皇猷粉繪相業激有功懲姦慝寓規戒於贊美云耳丞相嘉其文將聞諸朝宗起適來會稽亂受御史劉公薦為博士困以二雅示其友唐肅俾為之序肅辭不獲竊惟祖宗

龍舊朔漠滅金伐宋奄有十二州之內外遐荒遠國
亘古所不內附者咸梯航來貢重譯請臣鱗集麇至
以歸我皇極迨列聖丕洽文張武強塞潢隍去雉堞
民不得挾弓矢士不得講武備宰輔百執事忘遠圖
而務苟息重以中土河溢歲飢政敝民困群不逞者
阻怨生釁竊弄五兵剌史縣令與守邊將吏即不招捕
緜緜連連實用滋蔓始於徐邳　宋乃南連荊吳東
接青滄西應關隴北漸燕冀之郊抱鼓萬里六師屢
餉良由征討經畧者不得文武全才以戡定懷來之
也若今達識　公之於江浙東大權任大責寔能招携

服貳推恩獎忠調禦維持不失名器雖戡定之功未竟而懷來之緒亦云茂矣苟無鴻生碩士紀之竹帛頌其既往而勉進於將來則平南之成績何以致哉況張君之文華而不溢大而不訑潤澤而不踰其實浩博而不流於冗其可謂知言矣或曰南未盡平而雅先作可乎庸以為不然昔魯僖公未嘗平淮夷海邦而泮水之詩曰桓桓于征逖彼東南閟宮之詩曰遂荒大東至於海邦蓋詩人期望勉勗之意也張君之作其殆若此況今王師大舉詔命累頒平章察罕公數以百萬之師勤汲梁之臣尊收山東之群醜將

擴中原恢復祖宗之土宇尚資達識公南北犄角協力匡濟以成大勛定旦音張君登任朝行又當有殷武車攻之歌萬世使永永不忘豈止平南二雅哉

上虞孝女朱娥詩序

予昔過曹娥廟著論云娥未事人而死漢稱孝女禮也今廟祀乃以夫人謚夫有君子而後為夫人生而女死而夫人可乎娥之孝不以女薄不以夫人尊也及至吳見海濱有廟祀天妃某夫人者云本閩中處女死為海神則又歎曰妃配也天之主宰曰帝天妃者豈帝之配耶處女死為神稱夫人繇失而又謂之

天妃可乎歷代祀典掌之宗伯議之朝廷凡非禮若此者孰能革而正之哉今年來上虞邑人魏士達謂予曰吾邑有朱娥者在宋治平三年以十歲女子死於大母之難當時里人為立祠邑南記之者郡從事虞大寧也政和三年邑令庸彥稷主簿孫衍尉向泳重脩之記之者新定江公亮也今祠宇碑碣燬於兵火久矣里長老猶能言其故處往往悲悼歎惋以不得復舊為恨宋熙寧間會稽邑令董偕嘗以娥配享曹娥廟蓋二娥俱虞邑人曹娥廟在江之西地屬會稽朱娥廟既廢不得專祠而僅享他邑他廟之

附食雖娥之神無間於此疆尒界娥之孝不以專祠爲重祔食爲輕而吾長老子弟所以悲悼慕嚮者則以爲非專祠於吾境不可也且舊廟寔作於民官於此者未嘗請封請額於上得若曹娥者在邑人之憾也故吾黨之士咸追詠其事而求予序之將持以爲有司吾庶幾有所感動得轉聞之上而遂其請焉嗚呼盛哉邑人之心也夫孝風俗之本苟以孝名者千載猶一日也朱娥之死二三百年人猶思而悲之不忍廢其祭而懇懇以爲急務蓋娥純孝有以感人心於二三百年之後而其人亦可謂之知夫孰勸風俗

之本者有司聞之寧不奮然而興義舉乎不然則亦無異於向之官此者矣娥之未得封謚雖若可憾然向使得之而加以非禮之稱若曹娥天妃者猶不得也今國制一新居宗伯者必有知禮之君子於異代之失庶幾革而正之寧肯踵其失手敢因序是詩而及之以識吾昔者之感且有俟於今之在上者云

山陰樵者詩序

樵於山者恒鄙人也曷爲而知詩能詩者恒士之秀也曷爲而與樵者友以士之秀而友樵不以爲溷以樵而友士之秀不以爲僭且歌之且聽之抑斯樵也

異乎恒之樵與斯士也知夫樵之樵與樵曰吾不知夫詩也吾知利吾斤堅吾柯擇吾樵與薪朝而山丁丁焉晝而山丁丁丁焉夕而負其薪以歸許許而于于焉吾焉知夫詩哉彼士也以我為隱者以我為逸民強為我歌之強俾我聽之耳噫誠然否乎珠藏於淵而淵自輝人求而采之矣珠非期淵之輝而不辭采於人也玉孕於石而石自潤人求而斵之矣玉非期石之潤而不辭斵於人也斯樵也亦猶玉與珠焉耳其何辭於士之知之而歌之知之而歌之歌之而聽之之人之之情之奚啻哉予亦知斯樵者故序其詩以併

貽夫樵焉

蒼雲軒燕集詩後序

肅與嚴君宗道別去二載一日馳書來京師示以蒼雲軒燕集諸詩并宋庸菴先生所為詩序且徵肅題其末簡肅讀之再四而興嘆曰夫觀天下之盛衰者不觀諸朝而觀諸野朝廷之間賢舉政脩教化下暨六合之内薰然大和則窮山荒澤逸人雅士始得以被澤承休鼓舞歌詠焉以適其寬閒安肆之志故遊康衢而聞童謡者不待入冀都之境聆大章之樂而陶唐氏之盛有足徵焉然則諸子所以獲是樂者謂

非亂極還治否窮復泰之時而有之乎肅也橤於官守相去千餘里想像一時之勝集猶能以之興懷而況藻繪之文爛然在目金玉之什洋洋盈耳哉且采民風紀國俗史官職也肅不敏固與聞之矣敢書此以復宗道且用質諸庸菴云

送錢惟玉序

吾甥錢栗侍其父客于燕既洽歲以父命歸省其祖于越未幾將復之父所來別而請曰先生舅氏也而又師也宜必有以教栗也予曰噫子不聞漢嚴生之卜乎其為人臣言必依於忠為人子言必依於孝況

吾舅氏也師也其可舍孝而語爾乎夫昔之平居也爾父之事爾祖猶爾之事爾父也一日不得已而有數千里之隔也爾祖之念爾父猶爾父之念爾也今爾不憚千里匍匐而南致其父之意於祖則祖之見孫無異乎見其子矣又不憚數千里匍匐而北致其祖之教於父則父之見子無異乎見其父矣故吾以子之往來寔繫乎孝而可幸者顧當推廣而孰篤之耳周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錢氏有之矣既拜手言而卿之諸君子咸賦詩以贈因書此於首簡嗚呼諸君子之意又豈外乎孝哉

三山隱趣圖序

三山在越城西其高廣延袤不能什一秦望宛委玉笥諸峰而其地足以廷游者之步其景足以夸吟者之口其名足以溢聞者之耳何哉以龜堂陸先生嘗居之也故吾謂秦望宛委玉笥諸峰自以其地勝三山則以居賢者勝三山之未居龜堂固當以丈人視秦望宛委玉笥諸峰龜堂一居之而秦望宛委玉笥諸峰不能不以兄弟視三山焉是則賢者之德之高寧不重於地之高廣延袤者耶龜堂歿幾二百年矣三山之居化為林莽久矣其孫摳居城中愛三山之

勝而思其祖之游息于此也將卜築以踵其舊乃作三山隱趣圖以識而求肅序之嗟夫古今一三山也龜堂遠矣今之愛三山者能世龜堂則三山之靈詎不樂為主賓如龜堂乎然龜堂既彰而隱摳隱而未彰吾慮夫三山之不能久隱摳如隱龜堂也隱而彰彰而隱摳之世龜堂亦必有道吾又知其必不貽山靈羞也敢序之以俟摳字德辰距龜堂凡七世云

贊辭 琴操附

一 宋劉鄜王遺印贊

女真南来汴失都宋燄中熄誰其噓龍飛于康帝有

符有臣搢桓時厥謨惟王劉氏國在廓忠肝日赤力甬軀折衝萬里鈇鉞受配張韓岳勛特殊時遐代易名彝渝聽國猶史立懦夫況覩遺物英靈俱範銅刻章識簡書紐以玄龜高四寸背文陸離間碧朱染絲織綬五色紆面塗赤泥篆可摸惟王手澤此其餘世傳下逮師魯摶摶亡印遺晦市廬復歸孫穀自呂儁穀謹再拜受且吁家寶弗寶奚寶珠曰我後胤盡愼諸賢則克守失乃愚詎惟印然世德如穀友肅也贊匪諛文貞笏在懷[illegible]譽

孝節贊有序

至正二十四年有司旌表越張婦方氏孝節之門郡人唐肅爲製孝節賛賛曰

婉乎其順舅姑孝以盡其禮也肅乎其事夫子節以守其死也孰能不死夫子之明訓育夫夫子之子也子既成而有立夫何愧夫夫子之子之子也表宅里以旌斯人國之軌也作賛辭以揚之我將告乎史也

筮竹賛 有序

子子之漳欲筮而無蓍請以竹代之子曰易謂聖人之德幽賛神明而生蓍則蓍固靈矣然地無蓍可廢筮乎屈原離騷云索藑茅以莛篿漢方技博亦有莛

筭須史孤虛之術說者曰筳竹筭也楚人以結艸折
竹卜為筭然則楚人之筳筭以無蓍歟夫蓍蔡産也
大龜可卜者出於蔡上有蓍百莖下必有靈龜守之
蔡非楚地故以筳代蓍而卜焉今越去蔡尤遠蓍或
不能致則放筳筭之法無害况吾所以質諸神者在
誠不在物之潬既作之因為贊俾刻其櫝云辭曰
祝蜥蜴以祈雨龍之同類也禁原蚕以助牧馬之同
氣也繫竹之視蓍均艸彙也虛中弗窒又圓其外也
虛則有靈具乎智也蓍百莖而同本合萬殊為一致
也以有代無理或弗悖也爰韜爰櫝受命則出也載

營載畫吉凶以示也於戲泰筮神明之攸寄也昌符
昌蓍惟秉誠之無貳也

福源精舍贊 并序

上虞處士魏明叔君嘗預卜塋兆於福祈山之陽因
結廬其下名曰福源精舍處士歿且葬久矣予獲與
其子仲遠仲剛遊每過精舍懷處士之高風而嘉後
之善繼也乃為之贊以寘諸舍中敕亦寓夫美不忘
規之意焉其辭曰

嚴嚴鄭公克相有唐懿厥曾孫來居越邦傳廿有三
世隱德靡虧淳善刑于家亦變其鄉齒之耄矣于我壽

藏于福祈之山木茂土剄壐室温温落成孔良有懷
司空氏齊彭與殤既壙而廬其樂洋洋曰我子與孫
於焉烝嘗天錫黃耇乃富乃康暨闔玄扃本枝彌昌
九九松栢被于高岡華宇隆隆神兮倘徉神之安矣
畀福無疆如水之有原亹亹其長嗟哉後人受之允
臧勿壅其流勿隳其防褒則靡潴壅則靡常載尊載
承厥世乃彰蒙也作贊以揚其幽光匪揚幽光亦後
人是庄

剡縣劉舜章復姓贊辭

劉姓肇出帝放勳眾事孔甲龍能馴豕韋當商伯業

振同杜晋士派則分士會歸晋劉在秦春秋劉子書
經文以采地姓別族殺沛中興王祖莫詢前後兩漢
為宗親奉春建策賜以恩項伯歸義恩亦錫名位爵
禄君寵臣寧使改族忘本根元海漢甥本生輩冒姓
復與同姓姻五代沙陀效淵躍以夷纂夏離厥眞緜
玆一姓種彙紛譜乘或斷世遂湮維錢氏縣昔有民
保據吳越不內賓燻名有諱古執云去卯暨刀惟金
存壁宋抵今累百春或復或否未覩純嗟舜章氏家
越垠詩書代傳寔名門曰此大故久未伸水原木本
我所敦蹐于族人俾之闡百身一喙咸汝遵秉金乃

劉始自君敬先追遠斯厚倫彼席在楚尤在閩項羽
審知亦綠群復籍與沈誰克因鄙扎疑之自齊奔舍
此劉宗希伍員刻山峩峩水汎汎宗族日熾德日新
我作贊辭告里人

毛道士墨贊

有蟣一士黙厥顏冠以緇布衣玄端粹如良金重璵
璠體含至眞氣弗偏初巢祖徠據嶒屼蒼髯吟風仙
骨寒學仙得師師毛千授以秘術超霧烟鍊之離大
收玄鉛夜以濟神膏全功成王杵踰九還山中故
侶空鬱盤悋子欲締膠漆堅翩然來過稱陳玄毛千

挾之雙羽軿遊我藝圃浴德澗我將持介九閽天

潢作研霞爲箋抽毫上許下土竟洈思覃精賴爾研

堅白贊爲張守約作

至堅者玉也而昆吾之刀足以靡之至白者玉也而

青蠅之矢得以玷之堅而不可使磷白而不可使緇

其惟君子之德乎匪革以固其中匪堊以飾其容無

硜硜之聲而混然天成無皦皦之明而湛然至純嗚

呼夫孰得而磨涅之也哉

趙司直字辭

繄人之生厥理直也或罔而生斯幸得也易贊直方

坤之式也書紀正直冠三德也君子進脩敬內飭也
外形諸行弗撓屈也出焉事君共厥職也徇道不阿
死靡忒也昔鄭有風美豹飾也彼記之子邦之則也
孔稱衛鰌如矢棘也搦下以介寧三黜也燁燁先哲
後之的也子視子字宜再斁也勿好夫訐偽為直也勿
眛夫學絞非直也乞鄰與醯直喪實也證父攘羊
其反逆也慎擇厥中無偏側也窮以持已達則力也
小子作辭友之益也

雨穀贊并序

浚儀陳侯牧秀之二年秋八月甲子天雨穀于聽事

之内外肅恭職學官目斯瑞也作兩穀贊辭曰
由莘之墟瑞自昔禾興肇名著吳籍使禾之瑞地所
出后祇孕精匪人力疇若茲穀自天錫弗茔弗穮實
以泉乾陽坤陰搆斯質種稑秬秠稟莫測植之天田
神効役牽牛服箱夫困積帝鑒下土　率職人和年
豐感斯格豐靂挾之先風伯匪毛匪血匪牘石吏僚
歡欣士庶懌何以致之侯之德侯心孔仁穀之匹生
生不窮以蕃息俾民如穀免螟螣我作贊辭庶可勒
凡百牧守視為則

視之不見其名曰希希可以形而覔乎聽之不聞其名曰夷夷可以聲而覔乎摶之不得其名曰微微可以象而覔乎盖天下之物有象者無不可摶有形與聲者無不可見與聞惟道無象無形與聲恍然惚人孰知其物杳兮冥人孰察其精而所以立天地行日月運四時生萬物者莫非全體之所存妙用之攸發嗚呼茲其為無覔之妙而斯人所以默契而冥達者歟

滑得仁畫像賛

身以道尊貌如心古究明理之學而高謝於圭組絶

用世之具而皓首於帝布則其憲章李劉祖述岐踳

斡生之機塞死之户以登斯民於泰宇者乃其及人

之粗也

銅井迎送龍辭

伐鼓兮吹簫迎我龍兮山椒龍之都兮何所泉淵淵

兮石爲户扣龍車兮乞靈龍不出兮我心若酲我心

若酲兮龍寧弗聞

我扣龍兮龍鄉風泛波兮龍出龍之出兮福予變旱

燒兮爲澍龍爲澍兮我弗飢返山椒兮雲旗風泠然

兮龍之歸

歸田操三章 有序

陶唐子寄于吳將還會稽作歸田操三章一章曰有田言志也二章曰于田言養老也三章曰役車言誨子也以歸田將遂其志故曰歸田云

有田有田東海之壖我不歸耕于今五年春少兮憤肥土膏墳兮靈雨其滋我不歸耕將何時

于田兮于田歸饁我儔兮兒芸我前有林兮有蕈蕈可飯兮以飽秫為酒兮可以養我老

役車兮其閒禾膏蘭兮山閒夜誦兮將將有子兮未冠道未脩兮因時之慾我無金玉兮將遺女以安

丹崖集卷之六

會稽唐肅處敬著

箴銘

菜薖六器銘

余子治圃越城南屋其中曰菜薖槃軒先生既銘之唐肅復銘其器六以余子之治圃也其蓺菜也必以鉏銘其鋤曰墾而植本斯立培而壅蘖斯茂衡深淺毋不苟既蓺矣其灌之也必以甕銘其甕曰泉之容伊德之充泉之吐伊澤之溥其繘勿羸其挈勿縻勿事乎桔槔之機既灌矣而虫害焉蘖之必以刀銘其

刃曰惡草之滋貧女以剪夷弗剪而夷則茅塞其蹊艸去矣萊豐矣采之必以筐銘其筐曰掇其美毋以下體歛其實勿滿而溢虛而受之乃其德左之右之慎尔執柔而得之芼之必以釜鬵之必以盤銘其釜曰溉于斯享于斯我有旨畜其如飴彼鼎食者殆而銘其盤曰脂弗我污兮羶弗我慕兮惟味道之助兮銘已余子曰噫乎善銘吾器切於物奥於理其足爲吾儆乎請書之萊邁以繼渠軒之作於是乎書

東皐堂銘 并序

如皐馬漢仕于吴名燕居之堂曰東皐平昌孟先生

序其意矣會稽唐肅復爲銘焉銘曰

雞既鳴矣寢興于宮于斯堂以旦式宴故封日之昃矣退自公所于斯堂以夕式懷故宇伊何如皋之東維桑梓是恭維丘壟是崇崇孫親藏恭孫親植親弗敢忘疇敢忘里域彼不念厥本便安是適孰曰遲遲去父母之國木落糞其根雲歸于山曾雲木弗若而無覥顔我居我堂矢脩我職苟不忝厥世厥名罔斁凡子暨孫來登斯堂不忘其鄉曰眎斯銘章

半亭銘爲曾新民作

靈臺之虛吾廓之裕如安宅之大吾處之甚泰噫孰

日缶半亭之隘

永石硯銘

永之奇越子歸四方汝携昌子辭

益壽堂銘 有序

壽可益乎人之生也賦氣有薄厚焉享年有盈朒焉朒者不可加贏薄者不可加厚猶秋蟲不能使知春朝菌不能使歷晦朔而久榮矣然則壽果不可益乎氣之厚也或斲之其不薄者希矣年之盈也或促之其不朒者希矣七情耗於中六淫攻於外飲食啓處之不時者致之也是以聖人者作治之以砭焫之方

調之以湯液之味相之以呼吸導引之方然後能保泰和全天真主其不及而復其固有岐伯氏所謂益壽命而强者者此也歟雖然醫聖人作也賢者推之智者守之亦庶乎聖矣愚者習之而未精不肖者持之而不誠幾何不損其生益夫其當壽者哉吾友張守約業儒而通於醫凡神聖之遺經前脩之論著旣博觀以究其詳約求以會其歸又療人疾也見必審發必中若鑑之照物矢之中的且勇於義不計其報否臧心焉嘗名其所居之堂曰益壽而永肅銘之將受而刻諸楹乃銘之曰

淳庬之時厥民蚩蚩壽皆百年如嬰兒嬉六鑿既開情欲斯熾與其節宣疢疾攸至神聖者興石之藥之闢邪葆真元化是裨世降道微業者恒昧戕人之生吁可畏已緊惟賢哲允智且仁智則明理仁則愛人含齒戴髮皆吾同體彼疾我呻彼痊我喜蕩蕩壽域同躋同居惟道是詮奚利之圖嗟守約以積德如堂人壽既益尔壽彌昌

拙逸銘為嚴宗道作

駑之蹇鈍弱於棧人弗責以致遠駿之竒羈策以馳或千里而困於飢故新甫之栢莫逃乎刀斧而齊之

櫟能大於十圍噫寧為樗與櫟耶抑為駿與栢耶

司稅箴

人之有生百貨資之也百貨之繁匪獨爲也日中而集市所基也有無懋遷乃適宜也民生以利上弗疵也有司之設爭訟治也文王在岐關以譏也不征其商四方歸也世降道否政日漓也慮富其民惟己私也物而稅之靡豪遺也下化以貪競刀錐也斯契日仍孰華之也矧時多囏國用糜也廩官鑲師藉是裨也尒處斯職宜慎斯也上爲是共下勿疲也勿慾厥章焉遂褱也勿縱彼胥黠而欺也寬以來遠邇咸嬉

也績戒譽與天澤来也譬陜于高夋自畀也若川之
馭濫觴玆也我作官箴匪溢詞也勗哉君子晨夕規
也

全有堂箴為王原輔作

吾身之全百骸両體吾性之全仁義禮智虧身辱親
虧性辱身身為親支所繫則鈞勗哉吾人盍舍迺有
臨深履氷兢兢是守

襟著

豊本傳

豊本盖古仙人也一號夕脈先生相傳伊耆氏之世

僴居學道得不死術後出仕于周其爲醢人屬與
昌氏菁氏茆氏共掌俎豆凡祭祀燕饗王及后世子
之內羞咸取給焉故周公天官書列其職戴氏禮記
載其名豳七月詩亦歌其中春薦廟事周亡不知所
之或云隱畦町閒與農圃者伍人多恠之或執而髡
其首或戕其支體尋復生完衆始知先生爲仙人也
漢時與處士郭林宗友林宗館于家客至輒命與同
食晉衛尉石崇豪侈擅一世知先生賢咄嗟召之先
生亦不拒往就然策崇必敗曰不去將累我我固不
憂爲彼累也遂逸去南齊侍中庾杲之家貧好清士

每延先生共飯人皆曰吏卽得豊本爲不貧矣唐隱者衛賓與拾遺杜甫善甫嘗過賓宿先生亦冒雨至相與餌飮甚適甫詩美之載甫集中先生貌蒼古綠髮白趾常被翠羽衣所棲止人望之恒有氣鬱葱然卽之咀嚼其言論有至味令人灑然忘俗壽莫知其幾也今游會稽巖壑中時時過山人韓氏亭上吟翁鍊士多見之者云野史氏曰列仙傳不載豊本失矣其所載亦未有壽如豊本至今尚存者莊生言古之太椿以八千歲爲一春物且壽若是矧仙乎豊本仕于周聞于漢晉齊唐所與皆有德者獨齊奴否

耳然左慈見曹孟德頗類蓋和光同塵玩世不羈仙之常也今在越不之他獨之韓氏韓亦郭庚杜衛之流歟

孝女曹娥論

肅按故漢曹娥碑文曰孝娥者上虞曹盱女也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此文實邯鄲淳作今俗又言娥既湛身沒抱父尸以出頗涉奇誕淳之文作於元嘉元年距漢安未遠不載抱尸事其無有明矣然娥

之孝以死不以抱屍死不抱屍不害為孝也且娥未事人稱孝女禮也今廟祀乃以夫人謚夫有君子而後為夫人生而女死而夫人可乎娥之孝不以女薄不以夫人厚也矧雖系出姬姓乃輕身慕死於非命何德之有今祀之曰聖父某侯藉使父以子貴未聞因舜而帝瞽叟因禹而王鯀也娥之孝出於天性如淳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而雕者豈時教誨所及哉嗚呼祀典不明則人道紊人道紊則風俗壞舉此而天下之非禮者多矣宗伯之官與賢卿大夫之知此者盍聞于上黜肘之祀復孝女之稱斯之謂當不然

肅他日苟任言責凡若此者其敢忽諸

卞和論

卞和以獻璞而刖人曰非和罪也和知璞之有玉楚子不和信也不和信則已何以刖爲剖而無玉刖未晩也故曰非和罪也唐子曰獻璞而刖和自取者也非不和信者罪也和之不剖而獻欲章其識也即受而剖焉於國何補無玉補於國勿獻可也故君子罪和而不罪楚子不足罪也吁世之以文章小技自衒而不售者其和之徒歟

記王燕不食李

越王廡先生者不食李門人問曰夫子之不食李何也王廡先生曰嘻哉予不忍言之也予之方孩也乳媼抱以適園圃有取李者遺予二予語媼曰吾將以一啖吾父一啖吾母也已而亡〔忘〕之盡自啖焉又吾父母所則愧且泣予既長而孤嘗食李念曰吾孩欲以李啖父母已而忘之是甫有知而未能識也今長而有知知能識矣欲以李進父母得乎予是以不忘也君子聞之曰王先生其孝乎長而不忘其孩因物而思其親豈特於李也哉曾晳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曾子之思其親也吾知其不止於羊棗也

申屠子迪毀曹掾廟文

掾之不臣於漢天下後世莫不知也而夷陵獨有廟夷陵之民皆愚耶夷陵自有廟來國不一姓官不一人而未有毀之者凡仕於夷陵者皆愚耶非也夷陵之民不皆愚或知毀而不能毀者力不逮也仕於夷陵者亦不皆愚或可毀而不敢毀者勇不勝私也雖然知毀而不能毀非愚也可毀而不毀者誠愚也申屠公以一介吏獨有事於此視之民則力足以有爲視之官則勇足以勝私不流于俗不惑于禍使愚者駭不愚者悅也得非偉歟嗚呼掾之鬼遠矣雖毀之

不足以誅之然公之為亦非以誅捺也欲後世不臣如捺者有所懼也

逐蟯蝓文（俗名蜒蚰）

予室之北有隙地數弓襍植嘉蔬以供饔食有蟲曰蟯蝓者實為害焉厥類孔繁不可勝去乃為文以逐之文曰

予聞投黿鼉以鞠戾禮建蟈氏之職畀螟螣以炎火詩彰田祖之神蓋怒鳴者尚惡其多聞矧利口者豈容其肆毒理有必至法無可容如尒蟯蝓生困積潦長自卑淤方水少交清之時稟雨澤寖淫之氣形模

齗䶊腥涎僅足以自濡頸角崢嶸詭態以憂於見黜無蜘蛛設機之巧乏㳂雞促織之功清高遠耻於寒蟬光耀仰慙於宵燭似玆種類亦各生成分當蟄伏泥塗潛藏隙穴偷生養息幸辟鉏钁之誅縮殼埋頭期免雞烏之啄而乃乘時縱志剝物肥軀縱横縢埒之間散漫垣墉之下害我育蓄竊我嘉蔬碧莖方長而俄殘翠甲未舒而遽絶綠蔡之心紫芥之葉皆汙染於嚌嚅玉芝之本玉蘿之苗悉虧傷於嚼嚙諸葛痛蕪菁之不茂天隨嗟杞菊之云稀曷足脩金谷之冰蘗無以制東坡之玉糝究其累惡實不容誅是用

憤激于衷怒因彼毒慕王思逐蝿之義哂宗元宥蝜之慈豈惟畢方之可憎奚啻訓狐之當射乃徵使了爰吒樵青循畦徑以窮搜歷溝瀆而遍索無幽不索靡隱不探何交搆之相仍遂資生之愈熾祟朝掇拾脂甲胈於爬沙竟日覼窺肩背勞於傴僂意者不雖微物或有覺知未聆告戒之言故緩遁逃之計自今伊始宜寃前非偕族屬而駿奔率朋儔而遐邁俾我得全老圃之利庶尓亦免主人之爇其或怙過勿悛矜能自恣誇負甲之勇謂莫己嫚擅如牛之名念誰與抗肆謹蹤而今復萃此甦去而彼又生則將大肆追

收必期殄滅申以不貸之念加以悉殲之刑焦先醒
齪之盧其將焉倣蠻觸鬪爭之國亦失所依故接張
廷尉磔鼠之條用効韓吏部驅鱷之製早須革面毋
致噬臍

祭兆法師文為其族人作

謂先生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嗒然無求於時者耶則
霞冠玉裾翺翔帝都振玄風於宗門錫嘉名於乘輿
謂先生同其塵和其光溷世以自娛者耶則赤水丹
山翩然歸歟訪劉樊之仙跡樂洞天之高居蓋其無
心無形與道為徒無塵無光混然泰初藏之則象罔

玄珠出之則浮雲太虛是以丹鼎未滌塵纓已除歘然駕飇車而長逝徒使夫凡世骨肉悵望而嗟吁嗚呼已矣潔潤毛有酒在壺仰青松之峩峩聆猿鶴之怨乎羌少留兮人間慰余哀之區區

樂善堂說

邾子問於陶唐子曰善可樂乎曰可樂曰孰能樂乎曰惟賢者能樂之衆人所樂欲也非善也樂資乎外者也君子所樂善也非欲也樂由乎中者也邾子曰何謂也曰人有目焉足乎色則樂矣有口焉足乎味則樂矣有耳焉足乎聲則樂矣有四肢焉足乎安佚

之奉則樂矣是樂也樂夫彼四者也彼四者不足焉則樂亡矣故曰衆人之所樂欲也非善也樂資乎外者也若夫元之仁也亨之禮也利之義也貞之智也天賦之我受之聖愚一也愚者蔽於私而昧於脩斯異乎聖人矣然是四者我固有之善也天與之良貴也苟克其私以明之慎其脩以復之則固有之善我得全焉天與之良貴我得焉非可樂乎是樂也非目資乎色口資乎味耳資乎聲四肢資乎安佚比也大行不之加窮居不之損無入而不自樂者也故曰君子所樂善也非欲也樂由乎中者也邦子曰吾將舍

衆人之樂而求君子之樂敢問其要陶唐子曰善之未明也明之明之至斯復之矣非明善無以復善非復善無以樂善明而復其要也歟郝子曰至哉言也吾將以樂善命所居堂請寘子言於左右

詩雋題辭

予暇日以周伯弜選唐詩家法郝天挺編唐詩鼓吹合擇之得一百九十二首比周加詳視郝則畧惟張司業詩乃創入焉然則曾晳羊棗魏明推鑿不可必人之同好也秪自娛目而已癸丑六月丙子射的峰樵書于壽愷堂

冊崖集卷之八

會稽唐肅處敬著

題跋

湯仲謀握奇衍義跋

右握奇衍義一卷大梁湯仲謀所作也八陣之說始於握奇而推衍於孔明今魚復壘石即風后法也但諸家所解奇正之說不一或以天地風雲為正龍虎鳥蛇為奇或以八陣各有奇正或以八陣為正游兵為奇或以天地為旗風雲為旛龍虎鳥蛇為陣之別或以四正四奇為定陣而配八卦之位是皆未悟握

奇之意者也湯君學博而識明研究覃思得其旨趣故撰為衍義以示同志大意以奇正相半不可以天為風雲龍虎鳥蛇為分而曰天衝地軸自可當八陣之半又曰孔明所衍果出於握奇分乎其言皆引而不發愚嘗竊求其意孔明八陣正合握奇但握奇隊數與壘石不同握奇一隊當壘石二隊如天衝重列在握奇則八隊在壘石則十六隊地軸單列在握奇則六隊在壘石則十二隊以此而推曰天衝地衝曰風曰雲無不脗合則孔明所推衍出於握奇必矣天地風雲隊數既總為六十四矣則龍虎鳥蛇果何

在哉蓋天衝地軸定而不變此所以為正也天地前衝變則為虎天地後衝變則為龍風變為蛇雲變為鳥此所以為奇也故陣勢雖八其實為四經曰四為正四為奇曰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未言龍虎鳥蛇也即曰總為八陣及曰聽音望麾以出四奇乃曰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則龍虎鳥蛇實出於天地風雲而非別有四陣也非定而不變者為正動而有變者為奇乎由是知湯君所謂天衝地軸自可當其半者意實在此待夫作者之自明耳若其疑孔明之

推演則又曰以八數觀之意亦出於握竒亦明璺石即風后法矣愚何幸因湯君是編而有進焉敢識此於卷末

跋跛奚詩卷

古會稽楊先生作跛奚詩序一首跛奚先生家奴也先生不愛其跛而愛其勤恪善記誦故一時與先生遊者悉寵以詩而先生復為之序且自比涪翁云予讀而嘆曰甚矣賢人君子之澤非惟及其宗族里閭與夫門人弟子雖奴隸僕御之徒亦得以霑濡造就而托名於不朽若玄真子之漁童樵青杜少陵之柏

夷问段王褒之便了陶侃之胡奴颜真卿之銀鹿許其人何足稱數然千載之下久能談道其名豈非賢人君子之澤之所及哉雖然揭文安有鄒福陳莆田傳必貢文靖有朱老程新安傳之今跋奚不假它人而得於先生若此其實無媿涪翁之跋奚矣因識而遺之

太乙真人畫像跋

吳郡張渥畫太乙真人像大梁班惟志書韓子蒼詩一卷餘姚嚴宗道所藏也按渥白描法宗李公麟子蒼正為公麟作也予憶幼時於翰林待制申屠駉家

見公麟真跡太乙手執書卷所乘舟乃荷葉非花瓣也嗣後屢見臨本皆無畫荷葉者此卷亦然而又手執如意不知果何所本中書先世掌宋秘府畫宋亡因私取之其爲李筆無疑豈公麟別有他本而渥得摹之邪雖然神仙荒忽之說非如實事實理之有不可易者又庸較其同異也因題子說而歸之宗道云

跋山谷墨蹟

右黄文節公書韓昌黎桃源行一首蓋崇寧六年十月筆也按公元年罷知太平州管勾洪州玉隆觀以嘗忤趙丞相挺之爲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劾公所

作荆州承天觀塔記有幸災謗國意遂除名編管宜州三年由鄂過洞庭潭衡永桂三年五月始至貶所云十月十八日則公至宜州已半載明年九月公物故僅一載耳嗚呼公以六十之年擯至貶所郡守從而阸之至不容居關城中其困若至矣然觀其跋手資深書有云子城譙舍上兩傍風無所蓋障人將不堪其憂余自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亦當如是又何不堪其憂耶公之樂天知命不以得喪帶芥于中者如此故能以文墨自娛而書法至老益臻其妙也宜州無佳筆公每以三錢市雞毛筆作

字此紙亦果用雞毛筆則公書之妙又不可及已公嘗自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寶梵僧舍作草書數紙子瞻賞之再三穆父無一言既云恐未見藏真真蹟耳余心竊不平及至[illegible]中得藏真自序諦視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則公書法自[illegible]中以後即追踪懷素不待至宜州也雖然公之所以名當時傳後世者夫豈盡於書哉第因其書想其人有以繫百年之思耳

題趙松雪烈婦行後

右烈婦行一首吳興趙文敏公所作當時同賦者頗

多若楊公仲弘徐公威卿陳公泉仲以下或文或歌
或近體皆一一可觀可文敏此篇尤為絕倡故能膾
炙人口久而益傳也然此篇謂胡氏殺虎脫夫而亡
詩或言夫虎俱斃似若不合及觀徐公所作乃知劉
平既脫虎口三日而終隕傷故即當時言則曰殺虎
脫夫可也要其終則曰夫虎俱斃亦可也雖然烈婦
之心所欲者夫耳夫死而虎生固烈婦所甚痛今虎
死而夫亦不免烈婦其能無痛乎文敏詩曰寧與夫
死毋與虎生又曰虎死夫活心始平可謂深得其心
矣嗚呼夫之死天也烈婦盡婦道矣其在天者烏可

必乎吾友張伯常出示此圖故為書文敏詩而并識予意於後云

墓誌銘

故贈江浙等處行樞密院照磨官葉君墓誌銘

栝蒼葉君行之之既葬而贈官也冢子敬以其宗人行中書郎中堅所為狀來乞銘將刻石墓下以昭永久肅獲與敬交於其先德不敢心不敏辭按狀君諱有道世為栝之麗水縣人曾祖諱某祖諱某俱業儒不仕考諱容縉雲縣尉妣許氏君生而幼穎讀書能通大義長事縣尉公及許夫人甚孝謹性耿直不事

詭隨嗜周人急睦族好鄰以善人稱於鄉嘗曰孝經有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吾將守是而終身焉何用利祿為故力田營養恬然以自足娶吳氏有子二長曰敬次曰繼祖敬以才諝任江浙等處行樞密院掾吏自括蒼奉君與夫人來鄞時君年六十二矣敬謹於事養溫凊甘旨惟恐不至公退則率諸幼嬉戲於前君蒼顏白髮樂有子孫之奉而忘其老而衰焉越二年敬以公事出抵象山君忽中寒疾數日而逝敬聞赴歸奉柩葬鄞縣隱學鄉東湖之原以兵阻弗克還祔先塋故也

女三俱適同郡人孫男七曰元斌福建閩縣尉元亨樞密斷事官奏差元常元矩元茂元量元寅俱幼敏服闋授從事郎行樞密院照磨尋以例追贈官品如其子云嗚呼天之福善人者誠不誣矣君積行於躬不求顯耀克訓其子以有成立生飫享其養没飫致其榮謂善人而弗獲福於天可乎是宜銘已銘曰

猗歟君道允蹈世世厥家德弗耀天錫胤才以肖學而禄食厥報滑瀡其子之孝諸孫嬉娛色咲六十五年未耄故奄逝衆所悼君既葬有贈告階七級佐樞要貴幽寵榮祭醮匪幸得善斯召鄞邑東湖之隩泣面

陽土維燥安爾宅幽且窔銘斯石後嗣詔

故福建等處行中書省撿校官高君墓誌銘

至正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福建行省撿校官卒于官所是年十二月其孤喜同奉骨葬于明州鄞縣其鄉先墓之次乃以自為狀來乞銘君嘗為紹興錄事長子郡士也知君之政為詳及君滿去往來吳越間與予交久又於其請不敢辭用次序所述而銘之文曰

噫撿校君世出唐兀古黃河西銀夏之域君諱昂吉字曰起文其先武戰國初有勳曰蒙古歹為君曾祖

莞庫甘刑官實千戶祖探馬赤寧邑羅源兗字其民
譽於越璐諦僧家奴則君之父試吏東甌遂為編伍
姚夫人胡生君而秀日記萬言學勤以寬有御先生
曰陳履常君授尚書奮升其堂至正之元君試行省
副榜是躋小捷奚遑士年領薦擢于春官入對大廷
呈其琅玕乃登丙科官階正八長郡錄事自池改越
越民素朴政貴不擾君以寬仁拊摩有道市有工商
籍君安之學有俊造視君為師治之三年厥有成績
既去而思文在貞石繼丞貴溪適君丧怙暨彼山陰
又哭而毋二邑之氓耳君令名曰我弗幸弗君是承

既君釋憂亦勤於仕優游肥遯教授閭里國有燕公
辨章閩藩承制辟君署撿校官君曰吾志疇弗　祿
行靡正途寧說予轂張據于西方雄于東陽示府尊
陰實不恭惟閩一隅王政所暨吾舍弗從是曰匪義
乃往就命公曰欽哉君舉其職公曰允材省有撿校
職視臺察繩愆糾違君實有法閩以公命出按田畝
披冐荊榛瘴毒是疚藥石弗良竟以長逝長貳朋僚
罔不隕涕屬纊有言以命遺息君親之恩欲報未克
嶺海縣邈旅櫬曷奉汝收遺骨返葬先壠孤奉君教
間關來鄞既卜既葬圖勒堅珉噫撿校君起身以儒

五十而歿志弗大舒不隘不汚惟正是蹈蹈正是隕

天嗇其報天報之嗇君則無愧凡君子孫視予銘誌

丹崖集卷之八

丹崖集附録

唐應奉行狀

應奉姓唐氏諱肅字處敬裔出陶唐氏世居杭之東安八世祖諱邦本仕宋為大理評事後數世皆不仕曾祖諱文源祖諱榮貴考諱應麟　伯祖副使諱榮祖始遷越遂占籍山陰處敬幼穎悟能言即好學九歲入郡庠為諸生從同郡王先生肩授詩經先生奇其才質郡守白野魏國忠介公見而異之試講說經傳章解句析公語先生曰生非凡子異日必大有成就甫弱冠教授于鄉益自刻苦肆意於六經子史之

言傳觀乎事物而精察夫義理渟滀洞源下筆為文
詞沛然有餘嘗曰古之人貴立德立功否則立言以
自見立言吾志也至正壬寅江浙御試中第六名以
道梗弗克上春官明年省臣便宜授皇岡書院山長
既蒞職謂書院所以祀先賢缺而無祀非制也攷郡
乘家張無垢先生鄉於茲在制宜祀乃請于郡立祠
饒石士論韙之秩未滿改授嘉興路儒學正丁內艱
歲丙午冬十二月內附以故官例至 京選入語局
又明年例移濠未幾以例還 京復至濠踰月放還
鄉里尋以近臣薦召修禮樂書 上命應奉翰林文

字曰在 上前被 顧問草 制誥悉稱 旨意在
朝之宿學碩儒莫不敬服比一歲以疾失朝罷歸再
召入乃謫佃于濠之瞿相山歲餘遘疾以六壬占之
卦得登三天即告諸友曰吾疾不起矣洪武七年十
二月四日卒于友人張守約所享年四十有四其歛
而葬也費皆出守約氏守約重信義敬愛慶敬槩
至故終始賴其經紀云然歙汪氏娶汪氏生男一之
淳女一之嘉早亡慶敬自號冊崖居士有冊崖集
卷凡若干首及謫佃于濠雖居患難不廢文字所著
有息耒集又若干首臨川危太史素序其文曰典雅

而光潔紆徐而辭傳金華宋太史濂曰沉涵於經而為之本原厭飫於史而馳其波瀾出入諸子百家以博其支流此作有之其可以垂遠而傳後吳郡申屠修撰衡亦曰毋崖之文若風帆陣馬快意適情破驚濤下峻坂其府詣卒至安流坦道而後已讀其文未有不推重者也為學之餘旁通醫卜書數無篆隸真草皆有法度處敬天性醇懿樂易而溫恭不特才淩物不矜能有已入與之交愈久而愈可愛對酒善談咲叩之愈出而愈無窮後生小子經承口授筆覓纍纍有成教兒子端洵咸有學子之淳年未壯學如老

成人人皆謂唐氏有子矣處敬氣清而體羸相者曰斯人學問文章有餘壽必不永惜乎天豐其才而嗇其施卒如其言故學士大夫聞其殁以為方今居盛年負清才得文名於四方求其志欲與古老爭衡猝未有過處敬既卒之明年春之淳函骨南還將祔葬于山陰縣赤土山先塋之次好古戚童內交於處敬又為學處敬又箴規之則知處敬莫如好古之寧且以書來請狀謹錄其事如右以俟立言君子垂之不朽焉廣州府儒學教授同郡翁好古狀

翰林應奉唐君墓誌銘

翰林應奉唐君處敬年四十四歲以疾卒于濠之瞿相山其孤之淳奉骨歸越祔於山陰承務鄉赤土山先塋之次而為狀以授使者將圖其不朽於伯衡昔歐陽子深慨夫文之復古者難得其人又謂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况得施于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時乎君之文章可謂無愧於古矣亦既遭逢明盛而用之朝廷矣然未究其用以一眚之故至廢為畊氓而困頓以死其文章迄不得施諸典冊遂使一代之詔令不能追配三代之盛是雖曰有命抑豈獨君之不幸歟故於其死也凡知之者無不為之悲而至

令論者猶為進退人材者惜焉伯衡知君特深安可
使君賫志於地下而無一言白之君諱肅處敬其字
也自號丹崖居士世為杭之新城人君之父始遷居
越故今為越之山陰人曾祖文源祖榮貴父應麟母
汪氏君生有異質敏而克勤幼從鄉先生王東山授
毛氏詩比長兼通諸經旁及子史陰陽醫卜書數之
學無不研究 為古文簡潔而雅奥律詩步驟盛唐
樂府古詩浸淫漢魏塲屋之文特其餘事尤工篆指
深得筆意至正壬寅有司起君充貢中其選以道梗
不得上春官江浙省臣便宜授杭州路皇岡書院山

長轉嘉興路儒學正　皇朝取浙西例起赴南京以
父憂尋放還洪武三年用進臣薦召至京師纂修禮
樂書其秋擢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　制誥兼
國史院編修官科舉法行預考南京貢士有織文之
賜扈從　東宮朝謁　英陵有襲衣之賜明年夏以
疾失朝參免官歸鄉復例謫于濠則癸丑之秋而君
以是秋至瞿相山遂卒于甲寅十二月四日而歸祔
葬于乙卯七月二十四日娶汪氏子男一人之淳也
强學能文克世其家女一人蚤卒孫女二人尚幼所
為文　卷藏于家庶其不朽者在晷伯衡無以加之

矣銘曰

世所須而或乏駑駘以之駕馭才適用而不急騏驥不免棄置故君之文足以華國而其身竟死于旴隷非人之辟不能亦時之貴不貴也悲夫前翰林　國史院編修官眉山蘇伯衡譔

丹崖先生畫像贊　　金華吳沉

退然之容若不勝衣介然之操足以有為蓋造物者使之鳴國家之盛豈宜置之山水之崖也邪

天台朱右伯賢

甦無綏獲肴約戋妻且禧于于而趍文之樞道之腴

雍雍德隅為世範模是豈非金馬之客玉堂之儁茲
蓋奉　帝勅而還故廬者耶

潯陽張羽

美而文粹乎具仁人中之麟噫斯世也而有斯人

睦徐尊生

貌甚佀而徵肥體甚佀而徵長其形於外者且未易
描寫而況神明之内蔵者故不若即其人升其堂聽
其議論觀其文章内外两忘而相樂遊夫莫逆之鄉
也

吳郡申屠衡

以子為將仕邪其心恬體舒而嚅嚌乎道義之腴以子為將隱邪其峩冠帶博而翱翔乎英俊之區蓋其辭之遜而不流於諛守之介而不失之於拘于于而來休休以居吾固知其中之所存者神明不測而與造物者俱其區區丹青之技而能具於六尺之軀也

渤海高啓

誦其文偉然其夫睹其皃耿焉乎儁跡晦名章身臞道腴不翕翕以合不汲汲而趨知之者固以為介不知者則以為迂吁

金華宋濂

中若無所緼而汎濫渟滀者不可測言若不能文而

㸌㸌奇奇者不可窮置之山林則衆惜其偃蹇置之

朝著則世幸其顯融而斷人者未嘗不隨而從容也

同郡胡惟仁

吾見子之火也如瓊玖之出林如珠光之媢淵險阻

備嘗今幾何年以為既磨且涅矣而寃乎其白堅偑

服古人與時周旋禮貌從容有加乎前人方見其機

之善者乎獨養夫氣之浩然

錢塘白範以中

其言也徐徐其動也與與升其堂莫窺其奥入其域

不辨其偶優游藝休儁永道腴下交不驕上交不諛

周規折矩玉佩瓊琚則其發於文章皆道德之腴乎

吁微斯人吾誰與居

里友馬弓本勁

體直而恭氣美而充文既博而不窮德雖和而不同

濟濟乎容臺之容吁識焉者見子之儀仰焉者慕子

之風知子之心者無踰於弓

勾乘陳韶

惟德之著粹其容惟器之藏美其躬惟名之章弗可

以晦蒙是其出示也已達乎己之志則其得喪也亦

係乎時之逢惜乎君子之德器而已矣乎終乎

眉山蘇伯衡平仲

學著群公表才無衆藝長文章祖班馬翰墨法鍾王
濯濯江湖迥淒淒草樹荒斯人今已矣慟哭涕淋浪
南京昔分手一別近經秋忽報文星隕難禁淚雨流
衣冠怜後逸湖海失朋儔賴有玄成在傳經學更優

括蒼吴鼎

方念同遷謫那知隔死生蓋棺無所憾聞留若為情
丹旐歸鄉墓孤魂滞客城巫陽招不得是樹起秋聲

門人毛銳

昔是天邉客今為地下郎里閭皆感悼㢠廟重悲傷
學博名初騁才優器莫量翰林新典制藝苑舊文章
語比騷人逸詩兼太史長篆書宗鼎籀楷字得鍾王
濯濯英華發輝輝錦繡張徵求雖獲遇行止輙羅殃
屢有它御譎能無故國望中年遭困頓多病襍驚惶
樂累若封碧蘭帷葉墜黄宫曹衰旅館朋友殯幽堂
王麪國戚儀缺合儕道義亡明珠方世售白璧竟淵藏
奉骨遺孤在傳經晚進荒憶陪花底席曾侍竹邉床
燈火言猶廷杯盤與不忘生前華盛澤沒後見餘光
谷暝松風細崖秋薤露涼招魂揮涕淚寒月濕衣裳

丹崖集附錄終